重读吕本中:政治倾向与诗史情怀

祝 尚 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摘 要: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的领袖,现存诗歌一千二百多首。其诗多为朋友间唱酬赠答,感事抒怀,但却随处流露出对徽宗朝黑暗政治的憎恶、对金侵略者的仇恨以及对国家兴亡的关切,紧贴时代脉搏,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的优秀文学传统。其中许多作品记录了“靖康之难”给广大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堪称“诗史”。诗中政治态度鲜明,内涵丰富,对早期江西派诗人疏离政治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拨,为后江西诗派特别是中兴诗人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吕本中;江西诗派;元祐党祸;靖康之难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1-0072-11

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其一称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说明山谷十分赞赏苏轼诗文的淑世精神;然而,在私密度更高的《答洪驹父三首》其二中,山谷却又写道:“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① 这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在说长道短中,黄庭坚所表达的是对创作道路的选择,主张文学应与政治保持距离,甚至两不相干。因此,山谷诗很少对敏感的时事问题发表意见。这里的原因很复杂,盖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个人性格有关。黄诗的创作倾向,对诗坛特别是江西派诗人影响很大,本文不论。而吕本中则大不相同,若将他的诗作与他周围的诗人如挚友曾几、饶节、谢逸等比较,所处时代相同,又志同道合,然而政治态度、思想内涵的区别却十分明显,前者颇有东坡之风,而后者更接近黄诗。对此,学术界很少论及。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生长于京师开封(今属河南),元祐宰相吕公著曾孙。他是后期江西诗派领袖,著有《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外集》三卷,存诗一千二百多首。其诗歌多为朋友间唱酬赠答,感事抒怀,但却随处流露出对徽宗朝黑暗政治的憎恶、对金侵略者的仇恨、对国家兴亡的关切,态度鲜明,对当时诗坛疏离政治的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拨。本文试论之。

一、“匣里出鸣剑,眼中除眯糠”:对党祸的憎恶

自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以降,赵宋王朝的政治版图中就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支持新法(新党)与反对者(旧党)各自形成了针锋相对的阵营,进行着长时间的斗争。哲宗元祐中,旧党获胜,司马光、吕公著共为宰相,几废尽新法,新党人物于是失势,相次被贬废。但随着哲宗驾崩,徽宗继位,新党头目蔡京为相,时势出现了大逆转。这时,斗争矛头已与维护“新法”没什么关系,而是以“绍述”为名,提出所谓禁“元祐学术”的口号②,对旧党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如籍元祐党人名单、刻所谓《元祐奸党碑》等等,进行严厉

收稿日期:2018-07-10

作者简介:祝尚书,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黄庭坚全集》卷一八,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4 页。

② 所谓“元祐学术”,南宋初蜀中作家李石写道:“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祐学,相羽翼以攻新说,卒之不胜,稔成乱阶,尚同之过也。仰惟靖康定正国是,投其徒于四裔,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学者,皆得为专门名家,轼其倡也。”(李石:《苏文忠集御叙》,《方舟集》卷一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段话概括了王安石新学与“元祐学”(包括蜀学、洛学、史学)斗争的历程,而且明确指出所谓“元祐学”的魁首就是苏轼。

打击。

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吕本中祖父吕希哲(公著子)入元祐党籍,废居宿州(今属安徽)。其子吕好问、孙吕本中随侍。由于党祸的酷烈,吕氏家族这时已由鼎盛迅速衰落,家中数百口,常常连吃饭都成问题①。本中与祖、父一同忍受着困乏的物质生活,而精神生活却很丰富:这时的吕氏已不单单是官僚家族,更是著名的文化家族,对学术、文化的研习与传播,是他们应对贬谪的精神支柱。

吕本中《童蒙训》卷下载:

> 崇宁间,饶德操节、黎介然确、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论文会课,时时作诗,亦有略诋及时事者。荥阳公(吕希哲)闻之,深不以为然。时公疾病方愈,为作《麦熟》《缲丝》等曲、诗歌咏当世,以讽止饶、黎诸公,诸公得诗惭惧,遽诣公谢,且皆和公诗如公之意,自此不复有前作矣。②

吕希哲是位道学家,又是个正统的官僚,不能容许年轻人"略诋及时事",而要求他们"歌咏当世"。当然,鉴于崇宁间的黑暗政治,其间也不乏长辈的护犊之情。然而,所谓"如公之意"大约只是几个年轻人的幌子,他们对"当世"已是一肚子不满,要他们去"歌咏",固然不得不接受,但在"接受"中却大打"折扣",在现存吕本中诗集中,仍保留了有不少"诋及时事"的作品。这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赞美、同情元祐党人及不受奸臣利诱的后辈。年轻人喜欢交友,而吕本中最早结交的知心朋友,便是他祖父的门人饶节、汪革等。饶节(1065—1129),字德操,临川(今属江西抚州)人。数举进士不第,从吕希哲学。他曾是曾布的门客,因两人政见不合,遂出家为僧,住邓州香岩寺,法名如璧,自号倚松道人。著有《倚松老人诗集》十四卷(今传《江西诗派》本仅二卷)。汪革(1071—1110),字信民,亦临川人。家贫好学,于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潭州教授,是时官宿州教授。后当改官,蔡京欲其附己,授宗子博士,革辞,改楚州教授。事迹见晁说之《汪信民哀辞》③、周彦约《青溪汪先生(革)传》④。著有《青溪集》十七卷,久已失传。从上述饶、汪二人的简历可知,他们似乎都长着"傲骨",具有独立的政治立场,绝非应声附和之徒。崇宁间,他们不顾世俗之见,毅然投奔吕氏门下,其对元祐党人的同情,已无需用言语表达。吕本中对他们的行为和政治品格大加赞誉,作《符离诸贤诗》曰:

> 符离虽陋邦,贤士稍罗列。德操青云器,议论辈前哲。外貌发英华,中心莹冰雪。介然特立士,劲气刚于铁。攘臂辨是非,孰能逃区别。信民粹而和,名利诚难悦。汩没稠人中,独抱云松节。伟哉二三子,实乃邦家杰。……⑤

又独赞汪革兄弟道:"汪子(革)宦不进,四海漫声名。有弟(汪莘)极磊落,气宇和而清。三冬文史足,十年书剑成。……轻肥置度外,辛苦抱遗经。⑥"又曰:"大汪(革)矫矫云间鹤,老谢(谢逸)森森涧底松。"⑦

应当说明,吕希哲是道学家,饶节、汪革等以及吕本中在其门下问学,"问"的无疑是道学(南宋称理学),即前文注引李石所说"元祐学"中的"洛学",这在当时被视为"异端"而遭严禁。师从元祐党人并接受"异端"教育,这本身就带有鲜明政治色彩,而吕本中还作诗对诸人进行赞美,称其为"邦家杰",其政治胆魄已不言而喻。

其次,敬重元祐党人。《师友杂志》曰:

> 政和中,本中自扬州随侍先君子(好问)沿檄至静海(按:即通州,今江苏南通),涂经海陵,日陪马

① 吕祖谦《东莱公(好问)家传》:"再更党祸,家愈窭,或日旰灶薪不属,公上奉二亲,下任数百指之责。"(《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四,《续金华丛书》本)

② 吕本中《童蒙训》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嵩山景迂生文集》卷二〇,《四部丛刊续编》本。

④ 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七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东莱先生诗集》卷一,《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乾道刊本(以下简称《诗集》,不再注)。

⑥《赠汪莘叔野》,《诗集》卷二。

⑦《阅旧诗卷有怀》,《诗集》卷五。

丈巨济游,……有“与公频上海山楼”之语,凡累日。乃过静海,任丈德翁,日得请见。任丈志刚气直,都不少屈,真王佐才也。马丈论事有体,纡余委曲,不与物竞,世亦罕能及者。①

按:马涓,字巨济,阆州南部(今四川南部县)人,元祐六年(1091)状元,入党籍,其时贬官海陵。本中诗集中(卷九)有《寄马巨济察院时监泰州酒得宫祠归南京》诗。任丈德翁,即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因党籍编管通州。上揭《寄马巨济察院》诗曰:

新春款南园,积雨寒不歇。起望海陵城,幸未还往缺。闻公得安还,未放车轨折。毫端倒江海,胸次湛明月。东风片帆来,乃复为此别。田园到荒芜,岁事有曲折。不见南山松,高卧拥霜雪。鬓髯凛可畏,此岂念容悦。愿公考其然,一向鼻头说。

马涓尝为监察御史,故称“察院”。诗人以南山松喻之,并称“鬓髯可畏”,并不在让人看着舒服。“愿公”二句,向鼻头说,即黄庭坚所谓“向鼻头参”,其《谢王炳之惠石香鼎》诗曰:“法从空处起,人向鼻头参。”任渊注引《楞严经》曰:“香严童子言,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水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所谓“无漏”,谓断除烦恼,清净离欲,以了脱生死。此言若上官欲求容悦,可学香严童子让他用鼻子闻闻沉水香,看他能否因香发智,除其垢染,归于清净。

除上述外,吕本中尝与张耒、张舜民等元祐党人交往,并有诗,如《诗集》卷一《送文潜归因成一绝奉寄》、卷二《奉怀张公文潜舍人二首》等。同时还与元祐党后人颇有交谊,为他们鸣不平。如在《赠孙广伯》②诗中,诗人首先赞扬御史中丞孙觉在朝时德邵功高:“昔者中丞公,事主以一德。从容进退间,多士所取则。……至今门下士,必以身许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心为国的大臣,绍圣中“以党元祐党,夺职,追两官”③。其孙孙广伯,名衍,敢于为其祖申冤,同上诗曰:“空拳入善阵,匹马见勍敌。不嫌不识察,但恨无此获。欲赤莫如丹,欲黑莫如墨。吾常持此言,以辨主与贼。苟无牛羊害,则有天地塞。君能但拙直,亦莫忘黑白。”在黑白颠倒、天地闭塞的时代,是没有是非曲直可言的。

再次,为元符上书人鸣不平。吕本中交结并与之唱和最多的,除元祐党人及其子孙外,还包括元符上书人。本来,元祐党人与元符上书人有很大不同,前者基本上是吕本中的前辈,他们大多曾位高权重,在元祐间曾担任过重要职务;而后者多为初仕不久甚至未仕的年轻人,凭着满腔热情上书言事,不料误投罗网,落得与前者同样的命运。④ 作为“党人”子孙的吕本中,已经“命定”了他的生活环境:与新党格格不入,昔日亲友也避之唯恐不及,余下的就只有所谓“奸党”了,他别无选择地被裹胁其中,不能自拔。在《寄外弟赵柟才仲》诗中,他说:

残羹得共啜,薄酒要同尝。匣里出鸣剑,眼中除眯糠。未容窥突奥,虚自倚门墙。指点飞鸿路,何人识故乡。⑤

他是说,因生性眼中容不得半点杂物(按:眯糠,糠入目中),也难怪吃尽苦头。除他这位表弟外,张益中,便是他朋友圈中可以甘苦“共啜”“同尝”的另一个“危险”人物。益中名裕,字益中,登绍圣元年(1094)进士第,因元符末上书获罪,见《师友杂志》。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崇宁元年(1102)九月十四日,诏开具元符三年(1100)臣僚章疏姓名,张裕在“邪上尤甚”。在元符上书人中,他是罪名最重者之一。所谓“元符末上书”事,需补充作简要介绍。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未改元。中书舍人曾肇上疏曰:“治道在广言

① 吕本中:《东莱师友杂志》,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
② 《诗集》卷五。
③ 《宋史》卷三四四《孙觉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928 页。
④ 《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徽宗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第 369 页)
⑤ 《诗集》卷四。

路。以言赏人,犹或畏缩不进;以言罪人,人将钳口去矣。”会日食,四月朔,故事当降诏求直言,上命肇草诏,能具述意。“诏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夫皆以赦恩甄叙,或复旧职典方面。”①曾肇所草诏为《元符日食求言诏》,略曰:“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唯恐不闻;闻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惮后害。”②崇宁后,徽宗完全背弃了由他批准的诏书中的承诺,与蔡京一起,对当时上书人严加追究,此即所谓“元符末上书人”案。吕本中是时居真州,张益中贬居宝应县。吕本中曾作《山阳宝应道中与汪信民兄弟洪玉父杜子师张益中日夕过从自过高邮不复有此乐也因作此诗寄怀》诗,从诗题中即可看出,张益中虽是官定的“罪人”,而在吕本中眼里,却与老朋友汪革兄弟、洪炎(玉父)等一视同仁。他又作《寄张益中》诗道:

> 五年望张子,兀坐四壁空。今晨千里来,如热濯清风。笑谈不改旧,怜我衰病攻。斯人旧豪气,颇似陈元龙。只今更省事,终岁两颊红。何知珊瑚树,却倚尘埃中。晁侯夙所敬,见渠如见公。网罗　出脚,远逐冥冥鸿。同会得玉郎,敲门夜相从。殷勤一杯酒,目送西归鸿。人生少如意,此乐难再逢。君家老季鹰,高韵留吴淞。风流远孙在,一棹何时东。不嫌道里远,为我略从容。③

视诗中两人的“亲密度”,盖不在兄弟之下。他们见面并没有说愁道怨,而用“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的陈元龙(登)为喻④,又言他是具有深谋远虑的张翰的后代,一旦扑出罗网,就会是高飞九天的鸿鹄(神鸟),以表达对这位“邪上尤甚”的朋友的崇高敬意。

又如唐充之,吕本中将他与张益中等量齐观,有诗道:“老松元自岁寒外,良马不畏长途驱。饥年百室仰粟廪,暑路六月悬冰壶。”⑤一个如老松,一个似良马;一个如众人仰食的粮仓,一个似六月天赖以解渴的冰壶。然而唐的命运却极坎坷。陈瓘《唐充之墓志铭》曰:“充之姓唐氏,讳广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中元祐六年进士第……当改官,坐元符末上书,命格不下。调监寿州开顺口盐矾酒税,未赴,丁母忧。服阕,监苏州酒税务。郡守李尚书孝寿治尚峻猛,不任僚属。充之权幕官,敢与论曲直,苏人多赖之。后守盛待制章于充之为姻家,初与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势焰,守所歆慕,众皆帖帖屈随,而充之一切自异,著憎慢之迹。守不能堪,众或怒,置充之于狱,吹毛无实,以酤酒点饶为罪。充之既废,贫困不能北归,居楚之宝应,益以读书教子为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元年,1119)五月丙辰也。’⑥据墓志铭云,墓志所据即吕本中所作行状。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在元符上书人中,唐广仁为“邪中”。如此世道人心,如此官场,正直的官吏不仅没有出路,甚至没有活路。

吕本中又作《寄唐充之二十韵》,对唐氏不止停留在同情、哀伤,而是更深层次地揭示社会黑暗的根源。他写道:

> 小儿成项领,烈士吐心肝。许下少文举,吴中无伯鸾。直须识根柢,始是极波澜。念此欲谁语,想公还自宽。屡成长剑倚,得洗夜虫酸。邂逅终年别,殷勤一笑欢。已除舌本强,仍　鼻端漫。直节群公念,高名四海间。相期更无事,所祝在加餐。……⑦

“项领”一词出《后汉书·吕强传》:为人清忠奉公,上疏陈事曰:“……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同受诽谤。”李贤注引《毛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注:“项,大也。四牡者人所驾,今但养大其领,不肯为用。谕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此以“小儿”喻指蔡京等权势人物,谓其势力坐大。而

①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〇《曾肇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皇朝文鉴》卷三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诗集》卷二。
④ 语见《三国志·魏书》卷七《陈登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29 页。
⑤ 《赠唐充之兼简益中》,《诗集》卷五。
⑥ 陈瓘:《唐充之墓志铭》,《皇朝文鉴》卷一四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诗集》卷六。

“烈士”,则指元祐旧党及元符上书人,他们正备受迫害,虽披肝沥胆,仍无处申说。更可悲的是,世上既缺少如孔融(字文举)敢于揭露大奸者,也没有不与其合作如梁鸿(字伯鸾)那样的高士,而正直如唐广仁,空有倚剑长叹,无可奈何。

吕本中与元符上书人唱和者甚多。再如崔(1057—1126),字德符,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元祐九年进士。以元符上书入邪等。吕本中在《诗集》卷十《宿田舍》诗中,有“尚想崔夫子,冬来体更臞”句,“崔夫子”即其人。又作《与崔德符田元邈别后奉寄》①、《寄崔德符》②等诗,此不再论。

官场的派别斗争,又叫“党争”,情节严重的称之曰“党祸”,历史上并不鲜见,汉、唐皆有之,有时甚至很难辨别其中的是非。但徽宗时代的所谓“元祐党祸”,已与神宗时代伴随推行与反对变法而出现的新、党争不同,已完全变质为蔡京一伙结党营私,借“绍述”为名,行固权保位之实,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成了一股黑暗势力。这严重破坏了社会良知,大大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最后导致亡国。因此,吕本中对党祸的憎恶,已超出了个人恩怨,成为正义与邪恶之辨。

二、“牛山所种木,日在斤斧厄”:对国是的深忧

上节引《赠孙广伯》诗中,有“欲赤莫如丹,欲黑莫如墨。吾常持此言,以辨主与贼。苟无牛羊害,则有天地塞”数句,将“牛羊害”与“天地塞”作为国家衰败的两大主因。在《拟古》其二中,诗人写道:

> 寒鸡不能晨,苦雨自朝夕。上为云雷巢,下乃龙蜃宅。坐怀阴外天,缺月挂残魄。少来可喜人,牖户陈玉帛。平生千万言,略省二三策。牛山所种木,日在斤斧厄。念君十年心,使我双鬓白。③

是诗约作于徽宗大观间,虽党祸有所缓解,但整个形势并未根本改变。寒鸡、苦雨、云雷巢、龙蜃宅,仿佛鬼魅世界,我们不难感悟这些诗歌意象的意蕴。“牛山”二句,典出《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赵岐注:“牛山,齐之东南山也。邑外谓之郊。息,长也。濯濯,无草木之貌。牛山木尝盛美,以在国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无草木也。”显然,这是以“牛山”喻指宋王朝,谓其已遭奸人破坏,弄得快草木不生。破坏者为谁?乃“牛羊”,与上引《赠孙广伯》同义,其喻义不言而喻。诗人以“拟古”为题,用十分含蓄的语言,又出自儒家经典,似乎不关“时事”,但明眼人很容易体会到诗人对国是一塌糊涂的愤懑、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

而《蛇》诗,则是以拟人化的方式表达更加敏感的主题:

> 山云楼起风旋磨,百毒乘阴出相贺。中庭夜夜蛇作堆,草堂病夫愁欲破。时须兵子设符咒,更遣狸奴旁坐卧。虽非当道白帝子,恐是多年老书佐。蛟龙变化未可量,草莽连岗足逋播。农夫催租正苦辛,莫向零陵作奇货。④

“老书佐”,《三国志·魏志·管辂传》:“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精卜筮。“往见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辂曰:‘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儿,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蚰御笔,小大共视,须臾去之也。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怪。’基大惊,问其吉凶,辂曰:‘直客舍久远,魑魅魍魉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直老铃下耳。’”是诗构思十分巧妙。“蛇”为“老书佐”“老铃下”变化而来,它是什么东西,不必解释,已人心自明。正因为有了这蛇群,民不聊生,只得逃亡,而“蛇”们还忙不迭地向朝廷贡“奇货”。郦道元《水经·资水注》引《晋书·

① 《诗集》卷一〇。
② 《诗集》卷一一。
③ 《诗集》卷四。
④ 《诗集》卷一〇。

地道记》:(零泉)县“有香茅,气甚芬香,言贡之以缩酒也”。零泉县后来改名为零陵县。所谓“作奇货”,我们可以对“奇货”有多种设想,而是诗约作于政和末,很容易使读者想到花石纲,诗疑以零陵奇货香茅代指花石纲,直将纲运官吏比作穷凶极恶的蛇群。

花石纲乃北宋末奸臣为满足徽宗骄奢淫逸的欲望而设的纲运名,又称“花纲”“御前纲运”,专为皇帝搬运花木、奇石之类玩物,凡读过《水浒传》的人,对此并不陌生。以向宦官行贿得幸的朱勔之流,即以纲运官发迹,“凡林园亭馆以至坟墓间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黄纸封识,不问其家,径取之。有在仕途者,稍稍拂其意,则以违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纲经从之地,巡尉护送,遇桥梁则彻以过舟,虽以数千缗为之者,亦毁之不恤。”①当时太学生邓肃曾“作诗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扰民,用事者见之,屏出学”②。吕本中亦作《邵伯路中逢御前纲载末利花甚众舟行甚急不得细观也又有小盆榴等皆精妙奇靡之观因成二绝》③以讽之:

> 花似细薇香似兰,已宜炎暑又宜寒。心知合伴灵和柳,不许行人子细看。

> 玉桧盆榴作队来,异香相趁不相猜。从今闭向深宫里,莫学江湖自在开。

末利,即茉莉花。灵和柳,《南史》卷三一《张绪传》:“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宋)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④这是“明目张胆”地抨击昏君奸臣,诗人已出离愤怒,不再用曲笔了。

与《蛇》诗相似,诗人在所作《记夜》中,亦以动物寓其意。诗曰:

> 残暑薰炙人,客梦不得长。忽蒙千里风,慰此六尺床。……中宵有臭虫,其大如蛣蜣。排闼触屏帐,怒欲凌空翔。熟视不得名,但见两翼张。《本草》所不载,《尔雅》所未详。夏虫盛百族,此物尤猖狂。东窗不得睡,幸无疾病妨。惜哉有知物,点污此微凉。人生要更事,美恶无不尝。悉除粪壤念,顿悟服食方。去为千丈松,凛然冲雪霜。慎勿学瓜瓠,置身篱落傍。

诗人说使他难以入眠的“臭虫”,“其大如蛣蜣”“不得名”。蛣蜣,一名蜣螂,黑甲,翅在甲下,啖粪土,喜取粪作丸而转之,盖即俗所称屎克郎。《庄子·齐物论》:“蛣蜣之智,在于转丸。”与《蛇》诗一样,所谓“臭虫”不过是个虚拟的虫子,它如此“猖狂”,其实是个“有知物”,是个食“粪壤”的东西——它象征的是人,而干的却是卑劣的勾当:深夜撞入人家胡作非为,让人不得安宁,与无知的“虫”没什么区别。诗人于是说,人类应当与食粪壤的虫子相区别,堂堂正正,像冲霜冒雪的高松,不要如瓜瓠般寄身篱下,狐假虎威,没有独立的人格。

宣和七年下半年,金兵在叛臣郭药师之流的带领下,分两路进军南下,一时战火遍野,黑云压城。这时,吕本中曾游西宫,作《游西宫有感》诗,道:

> 种种不如意,悠悠无复听。漫寻村路好,似得片时醒。水隐城坳白,山来树杪青。晚田收袯襫,残日度笭箵。兴入山阴道,诗如历下亭。荒原子胥庙,千载想仪刑。⑤

先解释两个生僻词语:袯襫,即蓑衣;笭箵,装鱼的竹筐,皆农夫渔父生活、生产用具。要读懂这首诗,必须明白“西宫”是什么。所谓西宫,即景灵西宫,乃徽宗即位后专为神宗、哲宗两位先帝和徽宗母后所建神庙,地址在开封穿过驰道的西边,其规模极为宏大。“凡为屋六百四十区。经始于元

---

①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史》卷三七五《邓肃传》,第 11603 页。所作《花石诗》十一章并序,见《栟榈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全文》卷一四系诗于宣和元年十一月。

③ 《诗集》卷六。

④ 《南史》卷三一《张绪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810 页。

⑤ 《诗集》卷一一。

符三年十月甲子,不踰岁而成。涓日迁奉亲祠,永为不祧之庙”。① 如此神圣的地方、壮丽的工程,诗人却不置一词,而将目光投向“村路”和劳作的农、渔民,看看这些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似乎才有“片时醒”的感觉。在金兵南侵势如破竹的危急时刻,诗人想到了王羲之“每行山阴道上,如镜中游”的对大好山河的眷念,以及杜甫“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对优秀文化的赞美。然而江山如彼,而国是又如此,诗人的感情极为复杂。他不禁要问:天下危在旦夕,何以至此? 这追问勾起的往事太令人不堪,他不禁想到了伍子胥,那位勇于报仇雪恨的古代英雄。当然,他不可能怪罪昏君,要报仇的对象,是使国家濒于严重危机的奸臣。

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吕本中虽直接“诋及时事”的作品不算太多,但他惯用比拟、拟人等手法,表达那些难以直言的思想,特色鲜明,爱憎分明。在徽宗时代黑暗、恐怖的政治生态中,可谓空谷足音。很多年后,吕本中在《答朱成伯见赠四首》其四中写道:“昔在中朝时,每从贤者游。酒酣握手叹,预怀今日忧。”②这类表达诗人政治情怀的诗歌,应当正是当日“握手叹”过的话题,而他敏锐的目光,早已预见到“大事”不妙,不幸言中,后来都一一成为现实。

三、“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对中兴的渴望

以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第一次围城(包围京师开封)为标志,“靖康之难”像天崩地坼似的,突然降临在大宋国的首都。是年闰十一月,金兵又第二次围城。几个月后,北宋政权灰飞烟灭。这是赵宋王朝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建炎元年(1127)秋,吕本中惊魂未定,匆匆逃离开封,抵达宣城(今属安徽)避难,从此流寓于南方各地达十八年,直至逝世,再也没有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国恨家仇激发了他的创作欲,他写下许多具有丰富政治内涵、也有较高艺术质量的诗歌作品。

吕本中是金人两次围城的亲历者。围城之初,吕本中颇有信心,作《京城围闭之初天气晴和军士乘城不以为难也因成四韵》诗,曰:“贼马侵城急,官军报捷频。民心皆欲斗,天意已如春。”又作《守城士》《闻军士求战甚力作诗勉之》等诗,以励士气。但到次年初作《丁未(靖康二年)二月上旬四首》《城中纪事》等诗时③,方知“天意”已经不存,赫赫大宋王朝远比他想象的更腐朽无能。《城中纪事》真实地记录了围城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今人读来,仍然触目惊心:

> 生平足艰窘,可叹不可言。两遭重城闭,再因群盗奔。今兹所值遇,我岂不与闻。脱身保儿女,恐辜明主恩。傍徨不忍去,敢计生理存。昨者城破日,贼烧东郭门。中夜半天赤,所忧惊至尊。是日雪政作,疾风飘大云。十室九经盗,巨家多见焚。至今驰道中,但行胡马群。翠华久不返,魏阙连妖氛。都人向天泣,欲语声复吞。……④

诗中袒露了保家与卫国的矛盾心情,也展现了自己忠君爱国的形象。是时开封城已破,繁华的帝都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王朝灭亡已成现实,悲愤之余,吕本中绝意报仇:“塞水须塞源,伐木须伐根。子莫笑短拙,荆蛮生伍员。”⑤虽“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他并没有绝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兴”上。上引《丁未二月上旬四首》其一曰:

> 丞相忧宗及,编氓恐祸延。乾坤正翻覆,河洛倍腥膻。报主悲无术,伤时只自怜。遥知汉社稷,别有中兴年。

应当特别指出,诗题记下“丁未上旬”这个时间点,极为重要。“丁未”为钦宗建炎元年,是年二月初六,金人废徽、钦二帝,另立异姓张邦昌为帝,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八引《伪楚录》。故“丁未

① 王应麟《玉海》卷一〇〇《元符景灵西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诗集》卷一二。
③ 以上诸诗,皆见《诗集》卷一一。
④ 《诗集》卷一一。
⑤ 《城中纪事》,《诗集》卷一一。

二年上旬”,实为北宋灭亡的国难日。记下这个刻骨铭心的时刻,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北宋灭亡时,最早提出“中兴”口号的,正是吕本中。

靖康间,吕本中作有组诗《兵乱后自嬉杂诗》(以下简称《杂诗》)二十九首①,描述了靖康之难中广大百姓遭受的巨大苦难,如《杂诗》其二:

> 羽檄连朝暮,戎旃匝迩遐。未教知死所,讵敢作生涯。东郭同逃户,西郊类破家。萍蓬无定迹,屡欲过三巴。

又其三:

> 庐舍经兵火,头颅尚在门。风掀灰埸迹,月涩剑铓魂。鼠穴频遭断,燕巢犹半存。看花泪盈眼,宁忍复开尊。

元方回编《瀛奎律髓》②,从二十九首中选了五首,评论道:“老杜后始有此。”这是中肯的。用血泪凝成的惊心动魄的诗句,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历史上将近九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血案,亦如杜甫诗,完全可称“诗史”,堪为不朽。

在《杂诗》二十九首中,吕本中除揭示金统治者的残暴、贪得无厌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外,也揭露了宋统治集团的腐朽与荒谬。这里举一首就够了。《杂诗》其十八:

> 汾阳六甲士,率众出中都。欲使亲平虏,翻成远避胡。操戈取金币,夺马载妻孥。汝自违天意,何缘保汝躯。

“汾阳六甲士”,“汾阳”指郭京(郭京乃山西汾阳人)。或称其“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艺能否,但择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金兵围城危急时,郭京“乃启宣化门出,……引余众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其事详见《靖康要录》卷一〇、《宋史·孙傅传》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昏庸的大臣们却将守城重任委之于一群骗子、妄人,实在是历史上仅见的大笑话,千载而下,令人扼腕。可见北宋末的统治集团已经腐朽、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若其国之不亡,反倒是怪事。

《杂诗》的巨大价值,还在于诗人倾泻了心头压抑已久的积忿,使后人更真切地了解当时人们的心理,甚至是历史的真相,并让后人由此汲取血的教训。如《杂诗》其六斥责叛将道:

> 叛将斩关入,通衢列众兵。军声逐飞瓦,杀气暗前旌。事定愁方剧,身危梦尚惊。乾坤空纳纳,何处寄余生。

叛将之首,当数郭药师。郭药师乃铁州(今辽宁盖平东)人。辽募辽东人为兵,药师为帅,辽亡,以涿、易二州归宋,副王安中守燕山。金完颜宗望军至三河,郭药师兵败降金。后从宗望攻宋,让宗望悬军深入,而获全胜。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和叛徒,居然让其守燕山,不能不说是宋统治集团的致命失误。

又其九:

> 万事多反复,萧兰不辨真。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求饱羹无糁,浇愁爵有尘。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亲。

“汝为”二句,简直是血泪控诉,不仅为元祐党人及其子孙,更为千千万万遭受战争蹂躏的普通百姓,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最后“埋单”的是平民百姓。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三二收此诗,引冯班批曰:‘第三、四可赠荆溪。”③所谓“荆溪”,盖指王安石。但徽宗以后国事日非,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关系已不大,若欲追责,蔡京党固然脱不了干系,而将国家推向灭亡的,首恶恐怕就是徽宗皇帝赵佶,只是吕本中没有说出来。

灾难既已发生,发泄、追责是必须的,但若只停留于此,又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从中汲取教训。《杂诗》其二十:

> 平世多忘战,今真得阵梁。燕云拥豺虎,陆晋失

---

① 《东莱先生外集》(以下简称《外集》)卷三,《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瀛奎律髓》卷三二署吕祖谦作,误。

② 本文用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瀛奎律髓汇评》中册,第 1354 页。

> 金汤。汉将争奔北,胡兵尚崛强。何当合余烬,戮力共勤王。

《史记·主父偃列传》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和平、安宁、祥和固然是民众的普遍愿望,但和平必须用战争守护,若因安宁祥和而“忘战”,则十分危险。北宋近一百七十年,尽管内忧外患不断,但大体是平安的,这很容易被假象所掩盖,一旦发生如靖康之难这样的突发事件,民不知兵,将不能战,必然国将不国,只能束手就擒。燕云(今河北、北京一带)早有外敌虎视眈眈,而“陆晋”(今山西、山东一带)却没有战备①,一旦生战,便如吕本中所说“汉将争奔北,胡兵尚崛强”,这就是平日“忘战”的可怕恶果。宗泽于建炎二年三月向高宗上《乞回銮疏》,略曰:“偶缘玩习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于骄淫矜夸,忘战守之备,遂致仇方横肆。”②亦即此意。吕本中还认为,当时之计只有收拾残兵败将(余烬),万众一心凝聚在新皇帝(高宗)周围,或可有救。

《杂诗》二十九首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最后,我们还可指出诗中的一个亮点,即第一首。诗曰:

>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末句诗人自注道:“近闻河北布衣范仔起义。”范仔起义事,史籍失载,事不详③,大约他曾组织义军抗金。其起义事既已传到开封,当时当有一定影响。“欲逐范仔辈”,无疑只是文人的“狠话”,实际上吕本中不可能去参加“起义”,心“向往之”也就够了。若不是金兵把人逼到绝路,也不会有这个念头。

事实上,靖康中各地民众自发进行反抗和自卫,文献中并不少见。《杂诗》第二十六首曰:“重到江头宅,荒残足叹嗟。新鸟忽栖树,旧犬已辞家。……相亲为部曲,弓剑作生涯。”江头宅,《杂诗》中又称“江上宅”,指吕氏在阳翟的老宅,战乱中已被撤毁。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阵前部曲终日死。”郭知达集注引旧注曰:“部曲,队伍也。”此指大户人家聚众组建的自卫队。生涯,生活,谓以习武为事。《靖康要录》卷一〇载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枢密院札子:“或有逃散去处,山林自专结已成队伍,许具名申所在官司,不拘军人百姓,亦许自效,随事便宜,四面攻讨。其所杀获,随事以闻。”据此,各地组织队伍自保自救,已成合法。上引吕诗中所谓“相亲为部曲”,盖当时阳翟也曾有过此类武装组织,但吕本中是否曾参加或参与谋划,甚至他是否曾练习过弓剑,不得而知。

开封城破,徽、钦二帝做了金人的俘虏,北宋灭亡。吕本中对这座“帝京”已无可留恋,于建炎元年秋拖家带口逃到宣城,从此走上流亡之路,已见前述。在去宣城途中,他作《怀京师》,诗曰:

> 北风作霜秋已寒,长江浪生船去难。客愁不断若江水,朝思莫思在长安。长安外城高十丈,此地岂容胡马傍。亲见去年城破时,至今铁马黄河上。小臣位下才则拙,有谋未献空惆怅。汉家宗庙有神灵,但语胡儿莫狂荡。④

这里所谓“长安”,即代指开封。显然,吕本中抱着强烈的“恢复”梦想,真以为赵宋江山有祖宗神灵护佑。宣城也不是安全之地,于是一家子继续南行,“连年走遐方,所至若邮传”⑤,于绍兴元年(1131)初到达桂林,作《呈折仲古四首》,有句曰:“谢安敢为苍生起,早为吾君了中兴。”又作《夜坐有感》诗,有句曰:“中原北望四千里,三年不见南

---

① 按:陆,代指山东。《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陆,菑川靖王子。”《索隐》:“《表》在寿光。”(《史记》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114 页)按:寿光,今属山东潍坊市。

② 《宗忠简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按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范仔加官制,谓其人为入内文思使,与“布衣”不合,且慕容氏卒于政和七年(1117)。则起义之范仔,当是另一人。

④ 《诗集》卷一一。

⑤ 《初至桂林二首》其一,《诗集》卷一三。

飞雁。…… 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可唤。”①流亡十年后,约绍兴六年,又作《感怀》诗,曰:

> 十年南北长为客,万里江山半是乡。梦里题诗随意了,醉中书字不成行。燕思公子归来早,草忆王孙恨更长。枕上不知多少事,觉来依旧熟黄粱。②

绍兴八年,吕本中五十五岁,由坚决主战的宰相赵鼎荐引,终于有了一次入朝做官、为君“了中兴”的机会。是年二月,授试中书舍人,又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八月,兼史馆修撰。但是,朝中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无法调和,吕本中终于与主和派首领秦桧交恶,于是被诬与赵鼎结党,被劾罢官。“早为吾君了中兴”的梦,真成了“觉来依旧熟黄粱”。所有这些,乃官场的敏感话题,吕本中没有用诗歌表达,但在离朝后所作《离行在即事三首》中,仍隐约地透露了不少信息:

> 昏旦黄□(尘)里,经营谢独清。看人长麈尾,怀我短灯檠。旧交分穷达,斯文鼎重轻。边声授明主,礼乐谢诸生。③

原来行在所杭州与昔日开封一样,买官鬻爵盛行,达官显贵将战和之责推给皇帝,而自己却沽恩结党,以享荣华富贵。总之,吕本中的“中兴”梦彻底破灭了。七年后,即绍兴十五年,诗人走完了多灾多难的一生,客死于信州(今江西上饶)寓所。

靖康之后,外有侵略与反侵略、内有战与和的双重斗争,前者关系到民族大义,后者关系到国家兴亡。吕本中以一介文人且瘦弱多病之身,虽不能力挽狂澜,但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那个悲惨的时代,并为“中兴”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期待着,表现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吕本中《紫微诗话》记曰:“曾元嗣续,政和间尝作《十友诗》,盖谓颜平仲岐、关止叔沼、饶德操节、高秀实茂华、韩子苍驹,及余诸人,凡十人也。其称予诗云:‘吕家三相盛天朝,流泽于今有凤毛。世业中微谁料理,却收才具入《风》《骚》。’”曾续是说,北宋年间吕氏家族出了三位宰相,即吕蒙正、吕夷简和吕公著。但到吕本中这代,已家境衰败,做官通达的很少,但却出了位大诗人,将国恨家仇、世事变迁用诗歌记录下来——他就是吕本中,他的诗继承了《诗经》《楚辞》传统,将永传后世。曾续赠诗在政和间,却似乎是对吕本中一生的总结。

综上论,吕本中无论在党祸年代,还是面对外族入侵,他始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诗歌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作品中政治态度鲜明,思想内涵丰富,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的优秀文学传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说明,在国家危亡之际,抒发保家卫国、反对外族入侵的诗人不止吕本中一个,比如陈与义,他也写过许多类似的诗篇,但终觉蕴藉有余,而激昂不足。盖因他徽宗朝没有身受党祸之害的切身体验,靖康间京师陷落时又正在陈留丁外艰④,未亲历开封保卫战血与火的洗礼所致。因此,吕诗更真切感人,在当时影响也更大。可以说,吕本中用自己的作品对江西派疏离政治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有力反拨,为后江西诗派青年诗人如陆游、杨万里等指明了创作方向。《四库提要·剑南诗稿提要》曰:“(陆)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其他如杨万里、范成大等中兴诗人,莫不深受其影响。特别是陆游,他关心国事,一生主张抗金并曾亲临前线,可谓渊源有自。

---

① 以上见《诗集》卷一三。

② 《外集》卷三。

③ 《离行在即事三首》其一,《外集》卷一。

④ 见宋胡穉编《简斋先生年谱》,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 7 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41 页。

Re-reading Lv Benzhong: Political Tendency and Epic Feeling

Zhu Shangsh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Lv Benzhong (吕本中), with more than 1,200 poems still existent now, was the leader of the Jiangxi Poetic School (江西诗派) in its later period.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emotions, he had most of his poems composed to answer his friends' poems responsively. However, his dislike for the dark politics under the rule of Emperor Huizong (宋徽宗) of the Song Dynasty, his hatred for the invaders from the Jin (金) Dynasty, and his concern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his country were prevalent in his poems. He kept close to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inherited the excellent literary tradition starting from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 and *Encountering Sorrow* (《离骚》). Many of his poems recorded the heavy calamity brought to the masses of people by the Disast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ngkang of the Song Dynasty (靖康之难),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history of poetry". The clear political attitude and rich connotation in his poems strongly reversed the tendency for the poets of the Jiangxi Poetry School in its earlier period to alienate from politics in their poem-writing, and pointed out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poets of the Jiangxi Poetry School in its later period, especially for the poets of the resurgence times (中兴)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Lv Benzhong (吕本中), Jiangxi Poetic School (江西诗派), Disast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Yuanyou (元祐党祸) of the Song Dynasty, Disast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ngkang of the Song Dynasty (靖康之难)

(责任编辑　管　琴)